

“只此青绿”苗师傅



周云龙

在南京市金陵华兴实验学校采访时,我遇见学校的园艺师苗师傅。一个人就是一支团队,他负责两个校区两万多平方米的绿化养护。校长特意介绍他给我认识,说他是“三全”式人物:全校师生基本上都认识;干活基本上全天候,松土、施肥、修剪、栽苗、喷药,周末也不闲着;忙的时候,全家都上阵,但只领一份工资。苗师傅,60后,自称花匠,栽苗护苗,名副其实。一问,他还专业对口,35年前毕业于一所中等职业学校的花卉园艺专业。在家乡的公园干过,在南京的宾馆待过。摆过地摊,租过门面。他半辈子四处奔波,诗意的说法是:“只此青绿”。早年他在南京街头蹬一

辆自行车卖花,很引人注目,被金陵晚报的记者抓拍到,成为次日一则图片新闻的主角。本来,我想挖掘苗师傅身上的励志故事。可是,加了他微信,看他的朋友圈,我发现他的“发现”更有意思。他说,植物有时就像个孩子,缺少营养会有各种表现,缺硼会开花而不结果,缺锌会叶脉失绿,缺磷会叶片发暗,缺铁会嫩叶发黄……植物像孩子一样简单直接,暴露各种情感诉求,等待人们理解它、帮助它、呵护它。

作为一名和植物打交道多年的专业人士,苗师傅最大的感触是,所有花草树木都有灵性。比如,草坪、绿篱球如果短时间内接连修剪几次,它会有一小段时间停下来不长,因为它可能感觉到长高还是要被剪掉,就会先观察一下,等合适时机才开始正常生长;比如,刚出芽的草坪,可以等它长得高一点再打理,如果修剪得很低,它的消耗不多,根就会懒得扎深去吸收水分和养分,后期抗干旱吸收营养的能力就会差;再比如,当草坪遭遇轻度旱情,它首先会不顾一切地往地下扎根,去

找寻水分,而如果草坪一直不缺水,它会懒得把根扎得很深,大旱天气突然来临时容易干死,有过干旱历练的草坪就可以耐旱。这一点很像人类,惯着宠着,温室里长大的孩子,很难适应大风大浪。

我听得目瞪口呆,转而问了一个掉书袋的问题:“这些,书本里面说过吗?”苗师傅回答得干脆:“没有,都是我个人的观察发现。”他曾在网上发过一段感悟:你所认为的植物无意识,其实是错误的。这是一棵中了除草剂毒性的蒲公英,为了把后代留下,虽然其它地方都枯萎了,但它依然集中了身体中的所有能量坚持开花结果传播后代!

每天不知多少次俯身,每天不知多少次凝望,苗师傅以半生时光与植物深度对话,在一片青绿的天地里收获着独有的惊喜:当植物发生病虫害时,往往周边植物也会受到侵害,这时受害的植物会向同类发出警示信息,它们就会做出应急响应。比如,进行化学防范,分泌出虫子讨厌的味道或能杀死病菌的激素,还有物理方法,叶子变老不适虫口,或

是叶片改变内部结构,阻止病菌侵入。最后,一大片植物中总会有些能逃过一劫。而为了对抗病虫害,它们往往也会自我调节,或停止生长,或停止开花结果,集中能量面对外敌。一个人要多投入、多沉浸才会有这样独特的发现?植物是伙伴,也是人生导师。苗师傅坦言,对植物的长期观察研究,让他做人变得更纯粹:植物都这么聪明,何况人呢?它们用无声的生长诠释生命的坚韧与智慧,同时启发人们,人与人的交往,不要玩心计,不要耍花招,真诚是最温暖的光,靠谱是最坚实的路。

每个星期,苗师傅都有四节劳动课上。在百亩劳动教育基地,他变身苗老师,既护苗,又育苗,特别用心用情。他一方面分享对植物的观察发现,调动孩子们的好奇心;一方面耐心讲解为什么要给花草植物施肥、松土、修剪、除草、喷药,正确的方法是什么,如何操作才是最科学的。

一不小心,苗老师的劳动课又链接到学校的博爱教育主题:爱自己、爱自然、爱人类。



荷韵

8月25日,江苏南京莫愁湖公园。荷塘里,鹭鸟栖荷,静候鱼踪,在渐起的秋意中凝望最后一抹夏韵。
本报记者 刘金梦 摄

旧札里的阳光

鲁北

初夏的周末,细雨如纱般笼罩着城市。窗外的梧桐树在雨雾中若隐若现,沙沙的雨声轻柔地叩打着窗棂。我独自坐在静谧的书房里,翻开那些泛着岁月痕迹的信笺,陈旧的纸张上,墨迹早已晕染出淡淡的黄边,却依旧清晰地留存着往昔的温度。这些信札宛如时光的琥珀,封存着不同的故事与情感。其中有老师饱含期许的谆谆叮咛,字字句句都透着师长的关怀与教导;有同窗跨越距离的温暖问候,那些青涩又真挚的话语,总能勾起对校园时光的美好回忆;还有朋友满怀热忱的祝福,简单的文字里藏着最纯粹的情谊。更多的信札是来自五湖四海报刊编辑们的勉励与鞭策,每一封信都像黑夜里的明灯,照亮我前行的道路。摩挲着这些带着岁月气息的信札,记忆如潮水般奔涌,将我带回四十多年前的时

光。那时,我不过是一名刚走出校门的中学生,高考落选的阴霾如乌云般笼罩着我,沉重的打击让我一度迷失方向。在人生的至暗时刻,文学如同一束光,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。我怀揣着热爱,在黄土地上执着地追逐着文学梦想,不分昼夜地沉浸在自己构建的文字世界里。为了寻求指引与鼓励,我频繁地给远方的编辑们写信,字里行间满是渴望得到认可的期盼。每一封信寄出后,等待回信的日子都变得格外漫长而煎熬。那时,读信成了我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,邮递员的身影则成了我每日的盼头。只要远远望见那熟悉的绿色身影,我的心就会不由自主地加速跳动。现实的生活容不得我有大块的时间静心读书。我接过父辈手中的农具,成了黄土地的耕耘者。白天,我扛着锄头在田野里劳作,看着广袤的土地、摇曳的麦浪,灵感如泉涌般迸发,便随手在田间地头写下一首首充满乡土气息的诗歌;夜晚,当家人都已进入梦乡,

我却在昏黄的灯光下,伏在案前,在方格纸上编织着一篇篇承载着梦想的文章。就这样,在汗水与墨水中,我坚持了整整十五年。回望来路,若不是无数报刊编辑们温暖的鼓励,那些写满肯定与建议的信件,我或许早已在生活的重压下放弃文学梦想。是他们的认可与鞭策,让我在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咬牙坚持,一步步走到今天。如今,我早已摆脱了往昔的困境,拥有了充裕的时间读书写作。然而,与过去相比,我却少了那份不顾一切的勤奋,淡了那份坚定不移的执着。窗外的雨渐渐停了,一缕阳光穿透云层,洒落在信札之上,为陈旧的文字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辉。那段在艰难中坚守、在困苦中成长的岁月,已然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我深知,自己不应在安逸中迷失,而应重拾那份初心,带着曾经的勤奋与执着,继续在文学的道路上前行。我会的。

来点儿“吃饭的量”

员们私下称为老头子)才这样损我们。”在这样严苛而专业的教练指导下,加上自己练得也认真,后来我被调入兵种体工队。在专业篮球队里,我的技术水平虽因练球较晚算不上突出,但跑跳能力和拼抢功夫却不含糊,在教练和队友中是颇有口碑的。但运动员是个吃青春饭的行当,后浪来得比哪一行都快,没几年我就会被更年轻的队员取代,改行到机关当干事。不过出早操跑步和做些力量训练的习惯却延续下来,一是因机关也常有篮球赛,我此前专业队员不能在业余赛场“掉链子”;二是自己也从多年锻炼中受益,已然成习,早晨若不跑跑步出点儿汗,白天会觉得不大舒服——偶尔一天不练倒无大碍,连着两三天不动,周身关节都好像长了锈似的,吃饭也觉无味。这会儿就又想起老教练的那句话了,吃饭的量。只是此时其含义已有所转换,它不

再只是句批评语,而变成我对自己的正面要求了,虽然仍带些自我调侃。在机关工作,我当然无须再追求高强度训练,不用去创什么运动佳绩了,但也不可懈怠下来,因懒于动弹而损及身心健康。那就适度锻炼吧,来点儿吃饭的量。就这样坚持了多年。工作虽几经变换,从机关干事改做军校教员,后来又到报社当编辑,都是多凭脑力而不费体力的岗位,所以只能自找累受,勤练不辍。大抵是每天早晨跑个两三公里,中年以前是中速跑,老龄改为慢跑儿,总能跑出一身汗来,然后压腿做操,再来两组俯卧撑,吊几下单杠(家中装了简易的壁间单杠,在外出差无单杠时可以树杈代之)。力量也练了,主要的肌腱也抻开了,不仅吃嘛嘛香,白天坐下来编稿看版也觉得踏实。有时和地方报纸的编辑同行一起参加采风活动,有人讶异我都这年龄了还晨起跑

步,爬山走路不输于小年轻们。我也就无须自谦,热心地向他们自曝“秘诀”——适度锻炼,但要持之以恒。我还会鼓励他们不妨也这样试试。前不久我有个年轻同事因车祸受伤,右腿膝关节韧带几乎扯断,是手术缝接还是保守治疗,医生认为在两可之间,尚须观察些时日。同事想听听我这老运动员的意见。我建议她在观察的等待期,右腿不便于用力活动的情况下,可以多做些上肢运动、腰腹运动,通过练这些力量,来点儿吃饭的量。她一时没听明白,我就把这句话的源头和我延伸的新内涵讲给她听,她呵呵直乐,说:“对对对,前一阵子我就是动得太少,弄得不想吃饭也睡不好觉,整个人都不好了。”她表示一定会听我的建议,打起精神来,不管下一步做不做手术,先得准备好自己的身心条件——得让自己动起来,来点儿“吃饭的量”。

归类生活

凌勇

只要有时间,我乐于宅在家里,沉浸于整理各类物品。将衣橱里自己和小孩的衣服分开,春秋季、夏季、冬季的衣服分类,叠放整齐。小的、破旧的衣服清理出来,需要添置的衣服就有数了。这样整理后,衣服少而精,打理起来也省钱省时省力。电脑里的文件最需要整理了。工作文档和个人文档、讲话稿和文件一一分开,每个活动、会议建一个文件夹,条目清晰。草稿删除,定稿保存。过时的文件删去,不定期清理,查找起来也方便,可以腾出更多的内存空间,电脑运行也快些。家庭成员每人一组书橱,我的书籍按教科书、课外书、笔记本等分类,这样一目了然,找的时候不会耽误时间。外出的照片,按先后顺序整理,一一做一个登记。发现自己去过不少地方,有出差去的、有休假去的,切身感受到祖国幅员辽阔、地大物博。我想在有生之年,走遍大好河山。整理各类证书,有每个阶段的学历毕业证书,有不同时期的获奖证书,还有资格证、会员证等。看着这些证书,有辛酸、泪水,也有感恩、感动。每次遇到困难和挫折,看到这些证书,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,助推我前行。把自己发表的作品,按时间先后,依次装进文件盒,同时复印剪贴成几本。有散文、随笔、诗歌、论文、通讯,等等。我手写我心,这些作品是对每个阶段生活场景的记录,是对所听闻的真情表达,是对过去的美好回忆,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。抽屉里,集中整理了一些通讯录、名片。翻一翻,有的人退休了,有的人不在了;有的人常联系,有的人疏远了。我们已经到了给朋友做减法的时候。于是拿起电话拨打,有的电话已改号,有的没人接。能够通上电话的,结束的时候,不忘说声“保持联系”。把历年来的病历、体检报告整理到一个抽屉,看看以前的病情,观察出发展变化,可以有针对性地预防和治疗;把购买大件物品的发票放在一块,这是购物的凭据,如有质量问题,可以查找,方便维修;把各种工具、日用品、球、棋、乐器等一一归类,固定位置摆放……

归类生活,生活才能有条不紊。

活着的心境

邹明强

老友堂堂联系我时,他要把我日记写的一些文章,结集成册,让我帮他写几句话。我欣然应允,因我们有过多次合作,他写的东西应该是我熟悉的领域,有话可说。可收到电子版后,我发现是本文学作品集,立刻让我感到骑虎难下。我是文学的门外汉,还真不敢信口开河。在受之有愧敬之不恭的情况下,我就说点题外话吧,权当对老友的交差。堂堂在即将结束职业生涯之际,结集出版自己对生活的感悟,让我始料未及。他写了大半辈子的新闻报道,什么时候开始写散文、随笔、诗词歌赋的,我是一点都不知情。他个性十足,棱角分明,不太被上级看好。即使这样,他仍然对生活充满了激情,这让我心生感佩。远离家人,在大半个中国,他参与了不少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;我和他合作,也写过不少重点工程的总结性报道。合作过程中,他不唯上只唯实的工作态度让人敬佩,有时为了一个细节,他甚至可以搬出日记,来佐证当时现场的情况,不允许任何人臆测已发生的事情。他和工友称兄道弟,喝酒聊天热火朝天。可对于他不喜欢的人,他却是不卑不亢,舍不得半点讨好。活着,其实是一种心境。任何情况下,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了,生活就充满了诗情画意。我认识的堂堂,工地生活既谈不上风雅,但他走到哪就把自己的感悟写到哪,这是一种自我调适的过程。人,有时候需要和自己对话。独处时,思路清晰,看问题透彻。把自己的感悟记录下来,就是对自己负责的态度。堂堂即将和妻女团聚,过一种对他来说全新的生活。他文学作品的结集出版,既是告别职场的一个句号,也是他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冒号。但愿他有一个全新的开始,有了与家人面对面的交流,活得更轻松、更惬意,在家庭生活中写出更多的幸福篇章。

母亲的手擀面

黄炎

身为地地道道的甘肃人,面条在我心里,从来都不只是果腹的食物。尤其是母亲做的手擀面,带着麦香的筋道,混着臊子汤的醇厚,早成了我刻在骨子里的念想。小时候过生日,母亲总会给我来一顿手擀面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手擀面是稀罕物,只有家里来了贵客,或是逢年过节,才能端上餐桌。母亲擀面的场景,至今清晰如昨。那个案板足足有3米见方,擀面杖有1.5米左右长。母亲和面、揉面、擀面,一气呵成,那么大一张薄薄的面摊开在案板上。把面来回折叠起来,接着用刀嚓嚓地切面,再用手提起那一把把面条,就像变魔术一样,手瞬间抖出了一把把、一丝丝的细面条。锅台上有两口锅,前锅煮面,后锅煮菜。后锅里,母亲用洋芋丁、西红柿丁、胡萝卜丁、豆腐丁、瘦肉丁做的臊子呈现出“一清二白三红四绿”的样子,臊子汤的香味在窑洞里飘逸。饭熟了,母亲用红漆四方盘子端过来几碗手擀臊子面,一碟咸韭菜,一碟腌酸白菜和腌辣椒,两个水煮红鸡蛋。她说:“今天你过‘岁’了,妈给你吃一顿臊子面,你又大了一岁。”每年生日,这碗手擀面从不会缺席。直到我18岁当兵离家,才暂时与它告别。后来每次探亲回家,母亲几乎天天为我做面,样式也多了起来:有洋芋糊糊面、刀削面、炒面、南瓜面、苜蓿面、菠菜面……每一碗面里,都是她攒了许久的惦念。变故是从2023年冬天开始的。和母亲相濡以沫60多年的父亲在睡梦中悄然离世,承受不了现实的母亲忽然健忘了,也不会做饭了。转过年来,她又因腰椎间盘突出卧床不起,那双手再也擀不动面了。姐姐接了母亲的“班”。那段时间,她总是低着头,一言不发地走进厨房和面、擀面、做汤,然后默默地端出来,我和哥哥们也是一言不发,默默地吃饭。不是面不香,是心里空落落的,总觉得少了点什么,连安慰母亲的话,都堵在喉咙里说不出口。今年五一假期我再回家,走进卧室,母亲不认得我,问我是谁的娃。我走进厨房时,姐姐正在切面,锅里的臊子汤已经煎好,正在翻滚。手擀面端过来了,一碟腌辣椒、一盘酱汁时花、一盘牛肉、……各种菜满满摆了一桌子。面很香,姐姐盼我回家的心意,也像这热汤一样暖。只是舌尖触到的味道里,和母亲做的那碗手擀面,到底是不一样了。